

In other words, through the migration of his physical existence, Gu becomes inserted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that he breathes in the cultural meaning of this process on a daily basis. The result of this is that Gu's migration becomes a genuine global adventure, and his art naturally becomes a record and an appropriate expression of this adventure. Gu Xiong's art has become a highly sensitive personal probe, which he uses to check the truthfulness of all resistance and subversion made in the name of art.

Regardless if the result comes back as truthful or not, the practice of probing and testing remains truthful perpetually, and every shout becomes strength from the past.

Drafted in the early morning of May 23, 2017

English Translatior : Xin Chen



哈林海角华人墓地
Harling Point Chinese Cemetery
摄影图片
Inkjet Print
120x160cm
2015

顾雄： 迁徙

安德鲁·亨特， 弗雷德里克·史·伊顿加拿大美术馆馆长， 安大略美术馆

她提醒我在梦里思考。

我梦见有一本速写本，里面描画出的有山水和湖泊，也许还有冰山，高低不齐的松树，起伏的花岗岩，辽阔的原野。雪，也许是雪橇，可能是一个乡村教堂，尽管小巧但却细致，铅笔和墨水悦染在灰白色的纸上。我猜这本子的封面是棕色的、厚厚的、未经漂染的画纸，它被翻开，摊在画家的双膝上，每次他展示，整理活页并重塑图象。这速写本被大家传阅，众人方能欣赏它的主人在北京的所见所闻，是这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山村从未感知过的。我见这人的手，和传阅这本子的手，同样是饱经磨练。

我又在一组大型图卷中见这场景，但这次是以油画，炭笔画，巨幅的画面，通过对片段和细节的复述，讲出一个故事。那人手握画本，一群年青人在他的周围，他指着一幅有高山清晰画面，我即时认出那是劳伦斯·哈利斯作品。我就在那群年青人中，与顾雄手搭着肩在一起，指点着那幅画，中国内陆的山水随着图卷翻到后面去（那山水画仿佛出自富兰克林·卡迈克尔的手笔）。每个人都在微笑；这一刻我们都以不同的眼光看世界，地貌移位，我们的根基震动。这些图卷并不存在。

如果我的记忆正确，那是在文革高潮。一个年青人有幸从他所在的村子到北京，在北京他看了一场震撼人心的国外风景画展览，展出的作品中流露出无比的信心。作品显得那么现代，那么不受约束。年青人将这些作品精准地描绘在他的速写本里，就回去他的村子与同伴们分享，形容这些作品的气派与丰富色彩。“这些作品甚至具有政治意义，”顾雄对我说，“但有关部门没有看出来。”他停顿了一下，向车窗外望去，巴士在一座几乎不见植物的山上行驶，狭窄的道路两侧挤满了建筑物。“他们认为七人画派就是山水画家，想不到我们将这些作品当成是革命性的，是自由的象征。”

我宁愿相信那本不知去向的速写本还在这世上，或许被遗忘，但我希望人们能珍惜并研究它。我想象它与别的笔记本放在一起，每本有八、九英寸大，方形，笔记本都是当年顾雄还是青少年的时候在他当“知青”的山乡用过的。他的父母将它们收藏好，第一次来温哥华探亲的时候交还给顾雄。在一个沉思的自画像的上方，一幅红笔画成的半明半暗的肖像画，在整本以反映文化大革命英雄形象的画作中显得与众不同，顾雄曾被人扣上“太过资产阶级化”的帽子。我和顾雄最终将这些作品整理在美术馆的展厅里，作为我们探索比较中加印象的基础素材。届时有一面墙挂满七人画派的作品，顾雄在周围堆起上百件工人积极分子、英雄战士的明信片，作为对毛式国家主义宣传的对照。在墙的正中央，有一幅卡迈克尔画的加拿大地盾区域油画作为压卷之作，画中有起伏的树木和裸露的花岗岩逐渐消失在地平线外，这场景与下一展室中陈列的山中女孩的炭笔画互相呼应。

在那张绘画里，顾雨总是显得太成熟了。当年，她还很年青，大约十或十二岁，但在画中的她好似二十多岁，如同现在的她，就在洛杉矶餐馆坐在我对面。我不记得自从1997年后我是否见到过她，也许那以后在温哥华的晚餐上见过一两次，虽是如此，也是短暂的见面。“有什么不对劲吗？”当巴士缓慢攀上重庆一条陡峭的山脊时，她这样问我，我此时已大汗淋漓。高温下的潮湿感是如此的强烈。（也许这是1998年？）我记得一条河流，在夜晚，潮汐涨退冲着岸上陆地而来，突然一个怪浪，搅乱了波澜，将河上船只推向一边，倾覆小舟。很显然，这是罕见的现象。有人称之为“龙”。生命，在中国是如此脆弱。不久，我们分道扬镳，我从北京，经温哥华返回甘露市；而他们就一心试图拜访山中的村庄。在一个深夜渡河时，他们的小船被撞，被压在水面以下，打转并且急速下沉，被水吞没，船内空气被水挤出，仿如小艇也在奋力吸气。她被困在船里，几乎丢了性命。我记得他们回加拿大的时候给我打的电话，和看她躺在医院的照片，顾雄试图重组顾雨在温哥华水池一次溺水的经历。他将她险些遇溺的故事去寓意中国的变迁。这组图画巨大，令人难忘，其中之一，她的头几乎占了整个画面，虽然部分脸孔被漩涡遮住，她的口张开，用力吸气。又一转眼，我们在洛杉矶的小东京餐馆，面对面坐着，我想问她记不记得那个晚上，但有谁又愿意重温噩梦呢？我告诉她对我来说，现在这一切的感觉就像是零碎的记忆，所有的移动和迁徙，恒常变化和错位，自从那次旅行之后很多都已改变。